

晓柳◎主编
21世纪作家文库第6辑

见证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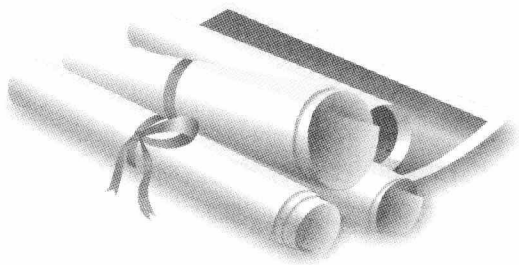
袁硕望◎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见证辉煌

——抱着一缕月光入睡

袁硕望◎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证辉煌 / 袁硕望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7

(21 世纪作家文库. 第 6 辑)

ISBN 978-7-80240-387-1

I. 见… II. 袁… III.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728 号

- | | |
|------|-----------------------------------|
| 书 名 | 见证辉煌 |
| 著 者 | 袁硕望 |
| 策划编辑 | 俞杰 |
| 责任编辑 | 俞杰 |
| 装帧设计 | 潘琿 |
| 出版发行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
| 地 址 |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57 |
| 字 数 | 1200 千字 |
|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00.00 元 (全八册) |

散文应该是“四不像”

——序袁硕望散文集

洪 烛

散文不是万能的，但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散文是万万不能的。它是金字塔庞大的基座，也许不是最抢眼的，却为那抢眼的一切默默提供着有力的支撑。

文学中的各种文体正如十八般兵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生相克。很难说谁至高无上，因为每种兵器都会遇见自己的克星。譬如我听沧州的一位武师说，他是练双勾的，双勾很短，却有好处：专门用来克枪的。他跟一位使长枪的高手比武，勾住枪柄就近身作战，吓得使长枪的高手丢下枪就跑，这仗是没法打的。由此可见，没有万能并且无敌的兵器。联系到文体上，也是这样，没有哪种文体是最优越的。

但确实有一种兵器是没有克星的，练武艺的人告诉我的。你猜是什么？是棍。跟刀枪剑戟相比，棍最不像兵器了。辩证法就是这样：最不像兵器的反而是最厉害的兵器，因为它没招没式，没有章法，也就没有局限，这就是所谓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它不靠灵巧或锋芒取胜，散漫与迟钝中却暗藏杀机。手持其他兵刃的武林高手，就怕遇见练棍的。因为不知该怎么破它。难怪少林武僧人手一根打狗棍，照样能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地。散文就是

文学中的棍，貌不惊人却八面玲珑。

诗歌长于抒情，小说长于叙事，惟独散文，抒情、叙事、议论皆宜。上世纪末，诸多纯文学刊物取消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的四大板块，提倡某种新文体，或边缘文体。这种边缘文体其实是散文的外延，即所谓的“大散文”概念。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兴起，仿佛进入全民写作的时代，不管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论坛，还是带有“私家车”性质的博客，最普遍的还是散文化的记载与抒怀。譬如博客原本指网络日记，而日记、笔记、随笔自古即是散文中的一个门类。文体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集各种文体之长、弃各种文体所短的新文体，实际上为当代的写作爱好者提供一件理想的新兵器。网络上，宽泛意义的散文，使用起来似乎最得心应手。

之所以想到这么多，是因为正在读袁硕望的博客。袁硕望曾用笔名潇湘剑，是近年来网络上杀出的一名写手，瞧他的网名起得多酷啊，刀光剑影，气贯长虹。其实他又是“文学湘军”中的一员，是一位出版过多本散文集的散文家。他经常用散文的形式，在博客里记录自己对社会、自然、历史、地理、人文的感悟，风格上自成一体，既不乏对传统文学元素的继承，又在个人创意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2007年，我刚在新浪网上开设博客，经常去各种圈子浏览别人的博文。无意间读到一篇《金戈铁马成边事，豪情奔涌高岑诗》，是谈论唐朝高适与岑参两大边塞诗人的。由于我当时从新疆采风归来，正在创作自喻为新新边塞诗的长诗《西域》，对这篇涉及唐边塞诗的随笔一字不漏地读了，觉得那股奔涌在高适、岑参诗作中的豪情，同样也奔涌于评论者的笔下。就此记住了评论者的名字：袁硕望。此后再去其博客，又喜欢上他解读柳永的博文。可见无论对豪放派或婉约派，这个袁硕望都能心领神会，他深爱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且从中汲取了必要的气韵。

后来袁硕望也时常来我博客访问，我们在网上相互加为好

友，虽至今不曾谋面，却在虚拟的空间赢得实在的交流。他写那篇《徜徉在诗意的天空》，引用了我的《诗歌还能存在多久》中的一段：“我们在路上走着，可以怀疑一切 / 但不要怀疑自己在走着，因为 / 路本身并不会迷路 / 在篱笆、壕沟乃至忧伤的咨询之间 / 路很清醒……”而我同样很感动于他对诗歌生态的期望：“路很清醒。在诗意的天空徜徉着的人很清醒。我们相信，在我们回首曾经漫步过的诗意的天空时，诗坛已一派斑斓。”我特意把袁硕望的这篇博文转贴在自己的博客，向广大网友推荐。

通过这篇文章，我知道袁硕望最想去的是唐朝：“唐朝是一个什么地方，就这样吸引着我们，诱惑着我们，我们一边漫步，一边仰望着唐朝的天空，一种诗的冲动便鼓捣着我们胸膛。”他还发现每个人头顶其实都有一片诗意的天空：“这诗意的天空第一缕月光的清辉无疑是从唐朝照射而来……这将是每一位内心深处还保持着真实思想的人的一片净空。”“有了这片诗意的天空，人心才有希望，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保持以及人性的回归才有真正的意义的停泊地。于是，我们在仰望这片诗意的天空时，其实就已经徜徉其间，沐浴着月色和星辉，成为夜空的一星闪烁。我想去唐朝。我们仍在心仪唐朝那一片月色朦胧的夜空。我们不必去唐朝，其实我们正沐浴着诗情洋溢的月色朦胧。从唐朝照射过来的那片月光，已使我们无法摆脱那一份忧伤，那一份穿透时空和心灵的忧伤。一不小心，我们原来已被诗歌击中。”

我也曾面对类似的问题，有人问我最向往哪个朝代，我的答案和袁硕望是一样的：最想去唐朝。或许，还有很多人，还有更多的人，跟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那么多人都想梦回唐朝。想回唐朝的人可能跟想去别的朝代的人不一样。想回唐朝的人彼此间却更容易成为朋友与知音。他们是同一种人，热爱浪漫的人，渴望诗意的人，有梦想的人。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去唐朝？因为唐朝是最有诗意的。一方面，唐朝是中国诗歌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唐诗所弘

扬的那种精神自由，业已成为后世景仰的神话。

袁硕望是这个神话的信徒。我也是。可能你也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着。

想去唐朝的人必定是爱诗的，求美的。袁硕望的这篇《徜徉在诗意的天空》，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我当时就猜测他虽是散文家，早期一定写过诗。

果不其然。后来听人说，袁硕望和我同属于80年代校园诗人群体，只不过他后来改写散文了。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中学校园，曾经涌现过一批又一批少年诗人，姜红伟近年特意编撰一部《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来记录当代文学史上不该被忽略的这一校园文学现象。新世纪以来，由于互联网为媒，很多像袁硕望这样的文学“失踪者”又重新浮出海面，而形成新的现象：“归来者”群体。归来者们又怀揣着早年的梦想，从各个行业里，不约而同地返回并集聚在文学现场。他们人数众多，借助新媒体而成为涌入新世纪文坛的一支生力军。

袁硕望现在虽以散文为主打，但仍以诗歌精神为内核，倡导“诗意的散文”。我一直觉得，一个不爱诗的散文家，不会是最好的散文家，而一个好诗人，则不妨去写散文，那注定是好散文。袁硕望的创作道路和我比较一致，都是由诗而兼及或转型散文，但我们并不是想丢掉诗，而是希望诗的种子在散文的园地更加蓬勃地滋长。

对于散文的文体，袁硕望是颇下了功夫研究的。初写散文时总想把文章写得尽量像散文，常有作茧自缚之感。后来他放开了写，效果好得多。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文无定法，以前人的规范写下去，不平庸才怪。袁硕望以为要突破模式化，写出最鲜明的个人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是越不像越好。要避开既定的种种模式，建立自己的审美体系、文体构架，从怎么像散文怎么写，到怎么不像散文怎么写，是一个新起点，也必将打开一种新境界。

其实除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模式，各人也还有其个人的

模式。袁硕望现在的突破，就是不仅不像别人的，也不能像自己，要越来越不像自己，在变化中求发展。散文为什么要叫散文，散文应倡导一种精神世界的自由化，随心所欲，跟着自己的感觉、性格、气流走。散文应当成为最自由的写作。按理说诗歌应该最自由，但它受文体的限制，比较而言，散文更自由、放松一些，无论它的思想还是文体，都在自由中获得活力。贾平凹早期写过《丑石》，讲述“丑到极处就是美到了极处，”可他后来主编的散文杂志偏偏要以《美文》来命名。这个时代，习惯把散文混淆于美文，很难说合乎现代审美学。一味地以“美”为最高追求，难免矫饰，其所指的美是有尺度的，有限制的。这是一种龚自珍批判过的“病梅”之美。把出格的枝蔓全修剪掉了，也就等于把棱角全磨平了。

袁硕望所理解的散文，应该有一种原始美、野性美，正如中国古典传说中瑞兽“四不像”。把“四不像”的角统统锯掉，非让它像鹿像马，绝对得不偿失。散文不应完全为追求美而写，不要搞得像象牙雕刻。精致或精巧只是一种美，是美的样式的一种，但不可能包括全部。美文不应是唯美主义的产物，美原本有多多样性。应允许每个作家如河流改道一样不断转变风格，假若能像黄河决口就更好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只是豪迈，更是天才。当代散文太理性了，最需要激情燃烧的神来之笔。别写得太像散文，可以泥沙俱下。散文原本是即兴的产物，不应该有交通规则的。“飙车”时头脑里老惦记着红绿灯，多没劲呀。

袁硕望的散文，尤其是他的一系列文化随笔，带有“大散文”的气质。大散文不能纯粹务虚。至少要虚实相同。大散文的承载量丰富，就像万吨巨轮下水，不论里面是否盛满，也不管承载何种货物，但它首先在外观上就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所以说它是有建设意义的。往远处说，《庄子》、《史记》都堪称古老的“大散文”。大散文什么都能承载，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林林总总，不片面不单一，容量惊人。它还不满足于仅仅是承载，它还在高速地搅拌、混合、消化。它既像一台水泥搅拌机，又

像一只巨大的胃，所有的内容都沾满散文家的胃液乃至心血。正如路易斯·辛普森所写的《美国诗歌》：“不论它是什么，都必须有 / 一个胃，能够消化 / 橡皮、煤、铀、月亮、诗。/ 就像鲨鱼，肚里盛只鞋子。/ 它必须游过茫茫的沙漠，/ 一路发出近似人声的吼叫。”大散文就是这样一个能吞咽煤炭、消化钢铁、搅拌水泥的胃。当代的散文家，别太像患了厌食症的林黛玉，应该有一副好胃口，应该长着将军肚。

袁硕望觉得，我们需要符合这个时代特征的尖端性质的散文。散文界若没有几篇大气磅礴的扛鼎之作，像一个国家的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海军，天空是低矮的，地平线是压抑的。千万要忘掉是写散文，而记住自己是在写一部历史、一个生命，一颗心灵、一个时代、一整个世界。即便是从一粒砂子着手，也要把一种宇宙观注入其中，披露无限的背景。这样才能够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我们为什么要呼唤大散文？因为这个时代的许多所谓散文家，太小儿科了，太小心眼了，这导致散文界的整体局面也太小家子气了。写小花小草、小情小爱、不是“小女人”就是“小资”，散文界快成小人国了。做小人国的国王，又有啥了不起的？我们呼唤散文家们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其实是希望散文界多出一些巨人。只有巨人，才能支撑起更高的天空，让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尽入腋下……这才能治疗当代散文缺铁缺钙、贫血软骨的症状。总之，散文的版图应该大大地拓宽，这首先取决于散文家的视野与胸怀！

袁硕望要把博客里的一系列博文，结集出版。他从潇湘之地约我给他的这部新散文集写一篇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同时告诫自己：正如不要把散文写得太像散文，也不要把序言写得太像序言。借着这个机会索性谈谈散文与诗歌的互补以及散文这一文体的流变。就让它是个“四不像”吧。

洪烛 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与汪国真、邓皓、赵冬被誉为青春文坛四大白马王子。

此情可待成追忆

——读袁硕望文化随笔

万辉华

认识硕望，是在洞庭湖文学笔会上，转眼 20 年了。那时，他在写诗，在乡村一隅，老想结识文友，想认识编辑，更想把诗呀散文弄成铅字。那时，还真是一个文学青年如朝阳般蓬勃的时代呀，年轻真好呀。

人到中年，有些许沧桑，些许疲惫，然而仍然激情奔放，诗情盎然，难矣。硕望却是一个例外，他似乎一直停留在 80 年代、90 年代的少年郎阶段。君不见，他笔下关注的话题，是诗人及诗作，著名的，非著名的，外地的，先锋的，质朴的，美女诗人，老年诗人，都囊括于他的纸面，他的胃口真是好极了。还是让我们一道耐心跟踪硕望的笔触，去破译一下他的月光情结吧（这是我社撰的一个名词，为了便于下面的叙述）。

在为散文家江冠宇所写的书评，就冠以《抱着一缕月光入睡》的标题。作者有好几处援引了江冠宇文中关于描写月亮的句子，“我闻到了月光的腥味”、“斜卧在月光的河流泛起的光芒，网我一生的命运”。月光在城市成了稀缺品，人们口头在唱“城市的月光”，低头在怀念乡村与旷野，我完全同意硕望的理解与判断，“这是一种对乡村的依恋，对故土的眷恋，也是种对

古典爱情的怀恋，对生命精神的迷恋”。他看透了江冠宇的心思，其实，不独江冠宇是这般迷恋月光与乡情，从大西北走出的散文家黄海，也是这样，尽管乡村在沦陷，黄海却要“背着一个村庄行走”，硕望这隐喻用得实在贴切呀，我也曾从《美文》月刊上，读过多篇黄海的散文，感觉他在试图超越刘亮程，村庄不仅是农具、器物、避风避雨的空间，不仅是寓言民俗，更是“精神原乡”，是底层流淌的血脉与骨髓，你去触摸刺激，会生疼。黄海的文中，虽然没有多少句子来写月亮，但你从他的《奔跑的村庄》、《第一个秋天背后是刀镰》，不一样可以还原出勾勒出月光下的村庄的画面出来。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作家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兴》中，也犯了我们许多农村娃在城里成长的思乡症，借主人高兴口气说，“我已经认做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这就不难理解了硕望以及江冠宇、黄海们对村庄与月亮的怀念了。

硕望在他的系列文化随笔中，我还捕捉到了一个也是与村庄有关联的关键词“河流”，我也姑且把它叫做河流情结。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硕望用了《魏家魁：在一条河的深处游弋》、《烙在水上的伤痕—序谢新友诗集〈生锈的水〉》与河流相关的字眼作标题。我们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人，对长江大河，溪流小港，熟视无睹，不知道感恩于大自然的惠顾，不知道感恩于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美德与包容。但是老诗人魏家魁，生长于长江岸边，自小由于受过屈子、李杜、吴骞一条文化长河的沐浴，爱上了吟诗做对，使自己的风格具有了“长江风骨”，洞庭的无边风月，成了他笔下的“忧乐情怀”，为风景名胜做联也好，为百姓红白喜事做联也好，诗情如泉涌，旧瓶装新酒，字字句句总关乡情民情与世情。另一位诗人谢新友，特爱用“蓑衣”、“蚯蚓”、“河流”等意象来吟唱，这些意象成了隐喻的直接叙述。硕望把它解读为“谢新友的诗就是关于水的寓言，潜伏在他隐秘的文字里，你会感受到一种黑暗的挤压和水腥的浸淫”，他的这一判断也

是很妥贴的。谢新友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生锈的水》，是否受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之影响，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却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水受污染，受毒化后呈现病态的一面，这其实也很真实，不便过多在此展开分析，许多新闻报道对这方面的揭露实在太多了。好在，我们的作家，又以艺术的形式来呼应，把河流的危机以及对河流的焦虑，直裸地呈现出来，麻木的人，为 GDP 不惜牺牲河流的人们，该醒醒呀！

硕望的文字还涉及到一些热点文化话题，如他关心余杰的“文化宣言”，也关心李昌平的“为民请愿”，甚至对陶然的“忧郁”也投出关切的一瞥。对此，我也抱同情之理解，一个深具月光情结与河流情结的诗人，直面当下消费社会滚滚红尘，而始终守护理想之旗，如唐吉珂德般孤寂地与风车作战，胜负没有意义，但是这种侠气与勇敢值得钦佩。

因是之故，我不辞班门弄斧，为硕望兄新书写下这些读后感，能不能充当序言，由硕望去定吧！

万辉华 著名文艺评论家，《洞庭之声》报副总编辑。

目 录

见
证
辉
煌

JIANZHENG HUIHUANG

序一：散文应该是“四不像”/洪烛	001
序二：此情可待成追忆/万辉华	007
余杰：北大精神的执旗人	001
以N种姿态破茧成蝶	007
从C面进入的表述方式	012
背着一个村庄行走	017
抱着一缕月光入睡	020
烙在水上的伤痕	025
给独化开一个批判会	030
醒世之石 哲理之思	036
做人的文学	039
回荡在桃林深处的童谣	042

大品风度小品文	046
盛世和歌 人间真情	048
苦水浸泡的歌	051
真诗在民间	053
徜徉在诗意的天空	057
月光浸润的风景	061
穿越在稻田的诗行	064
深入泥土的葛根	067
一部打工者的精神自救史	072
在一条河的深处游弋	075
穿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动词	080
高高擎起的火把	083
醒着,并且思考着	086
重拾绿色的梦想	089
长风破浪会有时	093
五尖揽大风 千里放浩歌	096
生命芬芳的唯一途径	102
写杂文的代价	105
一曲高歌唤国魂	109
卷首语:一支呼之欲出的湘军新锐	111
《雁湖文学》的使命	113
绿太阳之歌	116
一抹美丽的星晨之光	119
一切从绿色开始	120
突破重围	122
试论柳永词的意境美	127
金戈铁马戍边事 豪情奔涌高岑诗	136

余杰：北大精神的执旗人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艺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让黑暗产生一丝的畏惧。”这无疑是北大才子——民主和自由的斗士的余杰的文化宣言。

批评北大，于具有深深的“北大情结”的余杰来说是痛苦的，作为“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他既无法割舍北大文化母体的喂乳之情，又无法放弃一位“思想者”的责任。正是北大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积淀浸染着他，激励着他，才有余杰时刻对北大乃至中国目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和深沉思考，因为爱，所以恨，正是因为他对北大的深沉的爱才使他成为近年来一直对北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北大学子之一。他一直对北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此，作为一个清醒的年轻人，余杰放逐着自我，成了伟大的北大，“伟大”的知识和知识者中间的一个异类。

是的，“在三千年专制主义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化人的血液里。”余杰认为，北大的思想文化传统乃至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虽然存在着很多优秀的、进步的东西，但不能否认其间存在着思想文化的毒素。“我要像关公刮骨疗伤一样，刮出自己身上的文化毒素。我还得直面刮毒的整个过程而

不能通过诸如与旁人下棋之类的办法来转移注意力。”其实，余杰在给自己“刮毒”的时候，何尝不是在为北大乃至中国的思想文化“刮毒”，因为，这些“毒汁”在不知不觉中已渗透到中国文人乃至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上个世纪的鲁迅就做着这些“刮毒”的工作，沐浴着新世纪曙光的我们依然重任在肩，清醒着的北大青年依然重任在肩，应完成先生这项未竟的事业。“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所。”在余杰的眼中，北大应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应是与黑暗势力抗战到底，领导中国迈向未来的北大。的确，“北大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无‘人’能比，她的影响不限于学界、思想界，而是常常扩展到整个社会，她是那种能够连接学院内外制造公共话题的大学。历史需要北大的时候，她往往能挺身而出，引导潮流……”（引自刘海波《九十年代的国学和实学》）正是因为余杰在看到北大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的同时，也痛切地感受到北大已丧失昔日引以为自豪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于是他作为“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不得不成为北大精神的守护者、执旗人。余杰清醒地看到：“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大已沦落为暴力和权力的附庸，沦落为桎梏思想文化的枷锁，沦落为专制和独裁的帮凶。“在这里，北大人的鲜血曾经为自由和民主而流。然而，同一所大学，在半个世纪以后，却成为暴力活动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民主的急先锋。目前，北大里的一些论文评比，都丧失了‘学术’的意义，成为各方面力量争权夺利的一个战场。”（余杰《北大的“准官僚社群”》）北大“校刊被北大人称为‘最空洞、最无聊的文字垃圾’，北大人有一句名言：‘跟北大校刊相比，《人民日报》办得真是生动活泼’……”总之，北大已不是捍卫学术的独立精神和神圣品格的北大，北大已远离“北大”。余杰认为，北大有两种传统，好的传统即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坚持学术和人格独立

的传统，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库”，乃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正是因为它有这种自由、民主的学术品格和宽容、多元的学术平台。坏的传统即“官学”的传统，是“学”作为“仕”的工具的传统，是汲汲于“帝王师”的，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传统。正是北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北大精神也变得越来越衰微，北大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发源地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荣，北大人正在放弃他们最初所奋斗的理想。从情感上来说，余杰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而又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说：“包括所有北大人在内的每一个有历史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为此而哭泣。”因此，余杰才不遗余力地对北大展开尖锐甚至偏激的批评，以期拯救北大的灵魂。他反思北大，解剖北大，也在进行残酷的“自我”拷问，自觉不自觉地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试图接过北大薪火相传的精神火把，照亮北大黑暗的天空，为文化沉寂和思想失语的北大响起一记炸雷般的呐喊：“一百年，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资源可以吸取，北大没有创造更丰富更充足的资源给中国社会，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这呐喊震聋发聩，震撼人心，发出“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作为北大精神的传人，余杰深深地知道，“我们面临的恐惧、耻辱和危机，并不是诸如经济低迷、工人失业或者官员贪污这些表面上的、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全体社会成员人心的败坏。全民人心的败坏是难以挽回的，这才是一种最大的恐惧，这才是一种最大的耻辱，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危机。”正如鲁迅弃医从文一样，余杰知道对于人心的改造才是改造社会的关键所在，在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批判回归到对北大的思想文化的批判。正因为北大是新文化的发源地和种种文化的交汇点，是引领中国各种思想文化潮流的潮头，对北大的批判有着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黑格尔说过：“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只有为一个社会找到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建立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